

之刊叢藝文新

選作創篇短區放解

輯一第

編揚周



行印店書北東

月九年七四九一

新文藝叢刊之一

解放區短篇創作選

第一輯

周揚 編

東北書店印行

一九四七年九月

新文藝叢刊之一
解放區短篇創作選
第一輯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第三印刷廠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編者

周揚
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安
延吉 綏化 富錦 勃利 鶴立
安東 湯原 依蘭 樺川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每冊定價 元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再版 安東 一〇〇〇〇

編者的話

我們計劃從解放區所發表的小說和報告中，編選成集子，定名為解放區短篇創作選，現先出第一、二輯。

解放區七八年來，特別是第四年文藝座談會以後，文藝創作各部門都有許多重大收穫和成就，這裏所選的只是小說和報告方面的作品，而且還不過是其中很小一部份。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，編輯時間的倉促，很多解放區這方面的創作我們一時無法搜集，因此，我們的選擇就不能不以延安所發表的為主。但就以我們現有的材料來說，我們的選擇也還是還沒有達到精當完善的地步。好在將來還繼續選下去，希望以後能彌補這個缺點。

我們把選擇的標準放在這樣一個重點上：要求一個作品比較真實，比較生動地反映出抗日戰爭與農村改革，反映出工農兵的鬥爭與生活。我們把讀者的意見和反應當做我們選擇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，我們盡量將讀者大眾認為好的作品選進去。這些作品，主要是文藝座談會以後的東西，或者更正確的說，是文藝座談會書話的方向在創作上具體實踐的成果。在內容上，這些作品反映現實雖然還是非常不夠，但他們究竟反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物。在形式上，我們也已經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出一種新的風格，民族的、大眾的風格，至少是這種風格的萌芽。自然，這些形式也並不是完整的，水平一致的，可以說是各色各樣，參差不齊，然而這正是新的偉大的人民文藝的創造過程中的一個特點。

兩個集子大體劃分：第一輯是小說，第二輯是報告，但也由於解放區文藝創作的上面所說的形式上的特點，兩者的分界是很難做得十分嚴格的。

希望大家看過後，提出意見，並推薦各解放區好的作品給我們，以便將來能繼續編選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

目 錄

我在霞村的時候·····	丁玲（一）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·····	孔厥（二二）
我的兩家房東·····	康濯（四一）
衛生組長·····	葛洛（六三）
租佃之間·····	東爲（七三）
一天·····	丁克辛（八八）
地雷陣·····	邵子南（一〇二）
荷花淀·····	孫犁（一三三）
真煥李板頭·····	劉石（一四二）
龍·····	章君宜（一五二）
「俺們毛主席有辦法」·····	秦兆陽（一五七）
陝北游擊隊歷史故事·····	高則亭（一六三）

我在霞村的時候

丁玲

因為政治部太嘈雜，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，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，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，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，覺得也很好，我便答應了他到離三十里的霞村去住兩個星期。

我沒有騎馬去，同走的是宣傳科的一位女同志，她大約有些工作，但他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，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，加上她是一個改組派的腳，我精神也不大好，我們上午就出發，可是太陽快下山了，我們才到達目的地。

遠遠看這村子，也同其他的村子差不多，但我知道的，這村子裏還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築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，和一個小小的松林，而我就將住在靠山的松林裏，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。雖說我還沒有看見教堂，但我已經看到那山邊的幾排整齊的窑洞，以及窑洞上邊的一大塊綠色的樹葉，和繞在村子外邊的大路上的柳林，我意識到我很滿意這村子的。

「可以說已經到了，讓我們再休息一會兒走吧，你說好麼？」我時時擔心着我的女伴的腳。

「不，我們不要再休息了，你看天，我們還要找行李呢，不知道他們已經替我們擔到沒有。」從我的女伴口裏，我對這村子的認識是很熱鬧的。但當我們走進村口時，我却連一個小孩子，一隻狗也沒有碰到，只見幾片枯葉輕輕的被風捲起，飛不多遠又墜下來了。

「這裏從先是小學堂，自從去年鬼子來後就打毀了，你看那邊台階，那是一個很大的教室呢。」阿桂（我的女伴）告訴我，她顯得有些激動，不像白天的沉鬱了。她接着又指着一個空空的大院子：「一年半前這裏可熱鬧呢，那些軍官們天天晚飯後就在這裏打球。」

她又急起來了：「怎麼今天這裏沒有人呢？我們還是先到村公所去，還是到山上去呢？我說先到一個地方問問再上山，儘管山上我也熟，先問清總是好的。唉，行李也不知捐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我倒不要緊，就怕你冷。」

村公所的大門牆上，貼了很多的白紙條，上面寫着農民救國會辦事處，婦女救國會霞村分會，民衆武裝自衛會……但是我們到了裏邊，却靜悄悄的。找不到一個人，幾張橫七豎八的桌子空空的擺在那裏，却忽忽的跑來一個人，他看了一眼我，似乎想問什麼，却又把話咽下去了，還想不停的往外跑，但被我們把他留下了。

他只好連連的答應我們：「我們的人麼？都到村西口去了，行李，呵，是有行李，老早就抬到山上了，是劉二媽家裏。」於是他站住了打量着我們。

我們知道他是農教會的人之後，便要求他陪同我們一道上山去。並且要他把我們寫給這邊一個同志的條子送去。

他答應了替我送條子，却不肯隨我們，而且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，把我們丟下便獨自跑走了。

街上也是靜悄悄的，有幾家在關門，有幾家開着，裏邊却又黑漆漆的，我們想走上前去問，卻又不知如何問起，幸好阿桂對於這村子還熟，她便引導着我走上山去，這時已經在黑下來了，冬天的陽光，是下去得快的。

3

山不高，沿着山脚上去，錯錯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甬洞，也有土密洞，洞外邊常有些空地，大樹，石碾子，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著，阿桂明知沒有到，但一碰著人便要問：

「劉二媽的家是這樣走的麼？」「劉二媽的家還有多遠？」「請你告訴我怎樣到劉二媽的家？」或是問：「你看見有行李送到劉二媽家去過麼？劉二媽在家麼？」

回答總是使我們滿意的，這些滿意的回答一直把我們送到最遠的，最高的劉家院子裏。兩隻小狗最先走出來歡迎我們。

接着便有人出來問了，一聽說是我，便又出來了兩個人，他們掌着燈把我們送到一個靠右的密洞裏，這密裏面很空，靠洞的炕上堆得着我的鋪蓋捲和一口小皮箱。還和阿桂的一條被子。

她們裏面有認阿桂的，拉着她的手問長問短，後來她們便都出去了，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屋子裏。我只好整理着鋪蓋，心裏有些悶。然而到我剛要躺下的時候，她們又湧進來了。有一個青年媳婦托着一缸麵條，阿桂和劉二媽和另外一個小姑娘拿着碗、筷、和一碟子葱同辣椒。小姑娘又捧來一盆燃得紅紅的火。

她們殷勤的督促着我吃麵，也摸著我的兩手，兩臂，劉二媽和那媳婦也都坐上炕來了。她們露出一種神秘的神氣又接着談著她們剛才所談到的一個問題，我先還以為他們所談異的是我，慢慢我覺到我的來住並未能使她們感覺到如何神奇的趣味，她們只熱心於一點，那就是她們談話的內容。我不願做出太好打聽的樣子，所以也不問她們，但只無頭無尾的聽見幾句，却也弄不清，尤其以劉二媽說話之中，常常要把聲音壓低，像怕什麼人聽見似的那麼耳語著。阿桂已經完全不是同一道路走時的阿桂了，她彷彿滿能幹似的，很愛說話，而且也能聽人說話的樣子，她表現出很能把住別人說話

的中心意思。另外兩人不大說什麼，不時也補充一兩句，却那麼聚精會神的聽着，深怕遺漏去一個字似的。

忽然院子裏發生了一陣嘈雜的聲音，不知有多少人同時說話，也不知道闖進了多少人來。劉二媽幾人慌慌張張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，我也莫明其妙的跟着跑到外邊去看。這時院子裏實在完全黑了，有兩個紙糊的紅燈籠在人叢中搖晃，我擠到人堆裏去瞧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他們也是無所謂的在擠着而已，他們都想說什麼，却又不說，只聽見一些極簡單的對話，而這些對話只有更把人弄糊塗的：

「玉娃，你也來了麼？」

「看見沒有？」

「看見了，我有些怕。」

「怕什麼，不也是人麼，更標緻了呢。」

我開始以爲總是誰家要娶新娘子了，他們却答應我不是的，我又以爲是俘虜，却還不是的。我跟着人走到中間密門口，却見密裡擠得滿滿的是人，而且烟霧沉沉的看不清，我只好又退出來。人似乎也在慢慢的退去了，院子裡空曠了許多。

我不能睡去，便在燈底下又整理小箱子，翻着那些練習簿、相片，和削着幾枝鉛筆。我顯得有些疲乏，卻又感覺着一種新的生活要到來以前的那種昂奮。我分配着我的時間，我要從明天起便遵守着規定下來的生活次序。這時卻有一個男人嗓子在門外響起來了：

「還沒有睡麼？××同志。」

還沒有等到我的答應，這人便進來了，是一個二十歲的還文雅的鄉下人。

「莫主任的信我老早就看到了，這地方還比較安靜，一切事情我都交托劉二媽，你要什麼儘管問她。莫主任說你要在這裡住兩星期。不過若是住得還好時，就多住一陣也不要緊。我就住在鄰院，下邊的那幾個密，有事就叫這裡的人找我。」

他不肯上炕來坐，地下又沒有凳子，我便也跳下炕去。

「呵，你就是馬同志，我給你的一個信，到麼？請坐下來談談吧。」

我知道他正在這村子上負點責。是一個未畢業的初中學生。

「他們告訴我，你寫了很多書，可惜我們這裡沒賣的，我都沒有見到。」他望了望炕上開着口的小箱子。

我們話題一轉到這裡的學習情形時，他便又說：「等你休息幾天後，我們定要請你做一個報告：羣衆的也好，訓練班的也好，總之，你一定得幫助幫助我們，我們這裡最難的工作便是『文化娛樂』。」

像這樣的青年人我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，當剛剛接觸他們的時候常常感到驚訝，覺得這些同自己有一個距離的青年們都實在變得很快，不過一多了，又會覺得平常的。所以便又把話拉回來。

「剛才，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麼？」

「劉大媽的女兒貞貞回來了。想不到她才算英雄呢。」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裡多了一樣東西，那裡面放射着愉悅的，熱情的光輝。

我正要問下去時，他却又加上說明了：「她是從日本人那裡回來的，她已經在那裡幹了一年多了。」

「呵——我不禁也驚叫起來了。」

他正安排再告訴我一些什麼時，外邊有人在叫他了，他只好對我說明天他一定叫貞貞來找我。而且他還提起我注意似的，說貞貞那裡「材料」一定很多的。

很晚阿桂才回來睡。她躺在床上老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不住的唉聲嘆氣。我雖說已經疲倦到極點了，仍希望她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今晚回來的人的故事。

「不，××同志！我不能說，我真難受，我明天告訴你吧，呵！我們女人真作孽呀！」於是她就被蒙着頭，動也不動，也再沒有嘆息，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才睡着的。

※

※

※

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屋外去散步，不覺得就走到村子底下去了。我走進了一家雜貨舖，一方面息，一方面買了他們很多棗子，是打算送給劉二媽家裡煮稀飯吃的。我請他們派一個我拿棗子同我一道回去，那雜貨舖老板聽說我住在劉二媽家裡，便眨着那雙小眼睛，有聲無聲地問我道：

「她那姪女兒你看見了麼？聽說病得連鼻子也沒有了，那是給鬼子糟蹋的呀，」他又掉轉臉，朝着站在櫃台裡邊門口的他的老婆說：「虧她有臉回家來，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應。」

「那娃兒向來就風風雪雪的，你沒有看見？」他老婆子拉着衣角走了出來，「要不是夏天寶窮，她不老早就嫁給他了麼？」

「誰可多呢，」他轉過臉來搶着又說。這次他的眼睛已不再眨動了，却做出一付正經的樣子：「聽說起碼一百個男人總睡過，哼，還得了日本官太太，這種缺德的婆娘，是不該讓她回來的。」

我忍住了氣，因為不願同他吵，就走了出來了，我並沒有再看他，但我感覺得他又眨着那小眼睛很

得意的望著我的背影。

走到天主堂轉角的地方，又聽到有兩個打水的婦人在談着，一個說：

「還找過陸神父，一定要做姑姑，陸神父問她理由，她不說，只哭，知道那裡邊開的什麼把戲，現在呢，弄得比破鞋還不如……」

另一個便又說：「昨天他們告訴我，說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，唉，怎麼好意思見人！」

「有人告訴我，說她手上還戴得有金戒子。是鬼子送的哪！」

「說是還到大同去過，很遠的，見過一些世面，鬼子話也會說哪。」……

這散步於我是不愉快的，我便走回家來了。這時阿桂已不在家，我就獨自坐在窯洞裡讀一本小冊子。

我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，就看見站在最裡邊的兩個糧食簍子，那大約很有歷史的吧，它的顏色同牆壁一般黑，我把一塊活動的窗戶紙掀開，就看見一片灰色的天，（已經不是昨天來時的天氣了）和一片掃得很乾淨的土地，從那地的盡頭上，伸出幾株枯枝的樹，疎疎朗朗的劃在那死寂的鉛色的天上。

院子裏簡直沒有什麼人走動。

我又把小箱子打開，取出紙筆來寫了兩封信，怎麼阿桂還沒回來呢？我忘記總是有工作的，而且我以為她是將與我住下去似的了。

冬天本來是很短的，但這時我却以為它比夏天的日子還長呢。

後來我看見那小姑娘出來了，於是跳下炕去到門外去招呼她，但她只望著我笑了一笑，便跑到舅

外一個縫洞去了。我在院子裏走了兩個圈，看見一個蒼鷹飛入那教堂的樹林子裡邊去了。那院牆裡有很多大樹。

我又在院子裡踱起來，我走到靠右邊的盡頭處，我聽見哭有泣的聲音，是一個女人在壓抑住自己，時時都在擤鼻涕。

我努力的排遣自己，思索着這次來的目的和計劃，我一定要好好休養，而且按着自己規定的時間去生活，於是我又回到房子裡來了，既然不能睡，而舊筆記又是多麼無聊呵！

幸好不久之後劉二媽來看我了，她一進來，那小姑娘跟着也來了，後來那媳婦也來了。她們便都坐到我的炕上，圍着一個小火盆。那小姑娘便檢閱着那小方炕桌上的我的用具。

「那時誰也顧不到誰，」劉二媽述說着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來的事：「咱們家住在山上好些，跑得快，村底下的人家有些都沒有跑走，他是命定下的，早不早，遲不遲，這天咱們家的貞貞却跑到天主堂裡去了，後來才知道她是找那外國神父要做姑姑去的，爲的也是風聲不好，爹正在替她講親事，是西柳村的一家米舖的小老板，年紀快三十了，填房，家道厚實，咱們都好，就只貞貞自己不願意，倒向着她爹哭過，別的事她爹都能依她，就只這件事老頭子不讓，咱們老人又沒望兒，企圖把女兒許個好人家，誰知道貞貞却賭氣跑下天主堂去了，就那一忽兒。落在火炕上了哪，您說做老子娘的怎不傷心……」

「哭的是她的娘麼？」

「就是她娘。」

「你的姪女兒呢？」

「姪女兒麼，到底是年輕人，昨天回來哭了一場，今天又歡天喜地到會上去，才十八歲呢！」

「聽說做過日本人的太太，真的麼？」

「這就又難說了，咱也摸不清，謠言自然是多得狠，病是已經弄上身了，到那種地方，還保得住乾淨麼！小老板的那頭親事，還不吹了，誰還肯要鬼子用過的女人，的確確是有病，昨天晚上她自己也就說了。她這一跑，真變了，她說起鬼子來就像說到家常便飯似的，才十八歲呢，已經一點也不害臊了。」

「夏大寶今天還來過呢，娘！」那媳婦悄聲的說着，又用着探問的眼睛望着劉二媽。

「夏大寶是誰呢？」

「是村底下磨房裡的一個小伙計，早先小的時候同咱們貞貞同過一年學，兩個要好得很，可是他家窮，也連咱們家也不如，他正經也不敢怎麼樣的，偏偏咱們貞貞癡心癡意，總要去纏着他，一弄又怪了他；要去做姑姑也還不是爲了他，自從貞貞給日本鬼子去後，他倒常來看看咱們老大兩口子，起先咱們大爹一見他就氣，有時罵了他，他也不說什麼，罵走了第二次又來，倒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，現在自衛隊當一個小排長呢。他今天又來了，好像向咱們大媽求親來着呢。只聽見她哭，後來他也哭着走了。」

「他不知道不知道你姪女兒的情形呢？」

「怎會不知道，這村子裡就沒有人不清楚，全比咱們自己還清楚呢。」

「娘，人都說夏大寶是個傻子呢。」

「唉，這孩子總算有良心，咱是願意這個親事的，自從鬼子來後，誰還是有錢的人呢。看老大兩

口子的口氣，也是答應的，唉，要不是這孩子，誰肯來要呢，莫說有病，名聲就實在够受了。」

「就是那個穿深藍色短棉襖，帶一頂古銅色翻邊氈帽的。」小姑娘閃着好奇的眼光。似乎也懂了辦這回事。

在我記憶裡出現了這樣一個人影，是今天清晨，我動身出外散步的時候，我看見這麼一個年青的小夥子，有着一副很精悍也很忠厚的面孔，他站在我們院子外邊，却又並不算走進來的樣子，約摸當我回家時，又看見他從那邊的松林裡走出來，我只以為是這院子裡人或鄰院的人，我那時並沒有很注意他，現在想起來，倒覺得的確是一個短小精幹很不壞的孩子。

我的休養計劃是怕不能完成了，爲什麼我的思緒這樣的亂，我並不着急於要見什麼人，但我幻想中的故事是不斷的增加着。



阿桂現着一付很明白我的神氣，望着我笑了一下便走出去了。

我也明白她的意思，於是來回在炕上忙碌了一番，覺得我們的鋪、燈、火都明亮了許多，我剛把茶缸子去擱在火上的時候，果然阿桂已經又回到門口了，我聽得見她後邊還跟得有人。

「有客人來了，××同志！」阿桂還沒有說完，便聽見另外一個聲音嘆赤一笑「嘻……」

在房門口我攔住了這並不熟識的人的手了，她的手滾燙，使我不能不略微吃驚。她跟着阿桂爬上炕去時，在炕的背上，沉沉的垂着一條長辮。

這間使我感到非常沉悶的密洞，在這新來者的眼裡，却很新鮮似的，她拿着滿有興緻的眼光環繞的探視着。她身子稍稍向後仰的坐在我的對面，兩手分別撐住她坐的鋪蓋上，並打算說什麼話似

的，最後便把眼光安詳的落在我的臉上了。陰影把她的眼睛畫得很長，下巴很尖。雖是很濃厚的陰影之下的眼睛，那眼珠却被燈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，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子裡的洞開的窗子，是那麼坦白，沒有塵垢。

我也不知道如何來開始我們的談話，怎麼能不碰着她的傷口，不會損壞到她的自尊心呢？我便先從缸子裡倒了一杯已經熱了的茶。

「你是南方人吧？我猜你是的，你不像咱們省裡的人。」倒是貞貞先說了。

「你見過很多南方人嗎？」我想最好隨她高興說什麼我就跟著說什麼。

「不，」她搖著頭，仍舊盯著我瞧，「我只看見幾個，總是有些不同。我喜歡你們那裡人，南方的女人都能唸很多很多的書，不像咱們，我願意跟你學，你教我好嗎？」

我答應她之後忽的她又說了：「日本的女人都會唸很多很多書，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幾封寫得漂亮的信。有的是他們的婆姨的，有的是相好的，也有不認識的姑娘們寫信給他們，還夾上一張照片，寫上好些肉麻的話，真怪，怎麼她們那麼喜歡打仗，喜歡當兵的人，也不知道她們是不是真心，總哄得那些鬼子當寶貝似的揣在懷裡。」

「聽說你會說日本話是麼？」

在她臉上輕微的閃露了一下羞赧的顏色，接着又很坦然的說下去，「時間太久了，跑來跑去一年多，多少就會了一點兒，懂得他們說話有很多好處。」

「你跟他們跑了很多地方嗎？」

「並不是老跟着一個隊伍跑的，人家總以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，享富貴榮華，實際我跑回來過關